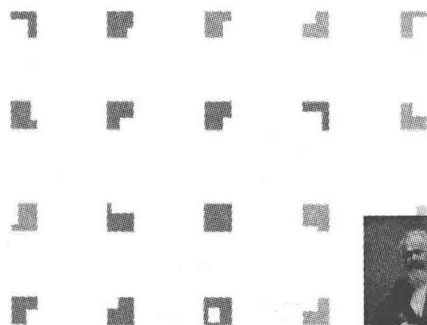


山东省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基地
聊城大学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所

主办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History and Socialism
Research Edits Publication*

国际共运史与 社会主义研究

2016年卷（总第6卷）

程玉海 张祥云 李华锋 秦正为/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聊城大学世界共运研究所简介

聊城大学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所（简称世界共运研究所），始建于1985年4月，时名“共产国际研究室”。1987年改名为“共产国际研究所”，1995年改名为“世界共运研究所”。目前共有研究人员22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5人，博导2人，硕导12人，校聘优秀人才7人，博士13人，在读博士4人。经过近三十年的建设，聊城大学世界共运研究所发展成为国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等领域教学科研、资料建设、建言献策、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

在学科与学位点建设上，依托世界共运研究所，聊城大学2001年获批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硕士点，2003年获批国际政治硕士点，2006年获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硕士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硕士点，2010年获批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自1991年起，聊城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连续被遴选为山东省“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重点学科、特色学科和“重中之重”强化学科。2004年，聊城大学世界共运研究所成为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下设的4个研究所之一。2005年经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批准设立山东省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基地。

在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世界共运研究所主要负责承担聊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与行政学等本科专业的政治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课程的教学工作；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政治等硕士专业的教学工作。多年来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了一大批高层次专门人才和领导干部，为科教兴国、兴鲁、兴聊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资料建设上,世界共运研究所拥有独立的资料室,现有藏书15万册,报刊2万余册,覆盖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特别是拥有《共产国际》(俄文版)、《社会党通讯》(英文版)等一批珍贵外文文献。1985—1998年,世界共运研究所先后主办《共产国际研究资料》《共产国际研究》和《世界共运研究》杂志。受山东省委宣传部委托,1989年—1992年主办《苏联东欧动态通报》内部资料。2000—2005年,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复印报刊资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杂志。2004—2006年,与中共中央编译局合办《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2011年起,编辑出版《国际共运史与社会主义研究辑刊》学术年刊。

经过多年的学术积淀,世界共运研究所形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政治与外交等数个相对稳定、富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并与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多次承办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重点教材编写研讨会、全国国际共运史年会等重要会议。近五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社会主义研究》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出版《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新论》《冷战后欧盟诸国社会民主党政坛沉浮研究》《兴衰之路:民族问题视域下的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研究》等著作20余部,获得国家、省部级科研立项与奖励20余项。学科带头人程玉海教授,系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顾问、山东省国际政治和国际共运学会名誉会长、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中青年学术骨干、华中师范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张祥云教授,系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国际政治和国际共运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中青年学术骨干、山东省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山东省社科人才库专家。

目 录

列宁的民族文化观及相关问题辨析

张祥云 1

列宁文化自觉的“远景思维空间”及其重要启示

陈兆芬 18

列宁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思想及启示

刘焕申 32

国家利益：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核

秦正为 41

论周恩来的勤政思想

赵常伟 58

“四个全面”：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全新战略布局

秦正为 81

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与话语体系建构

孙德海 方世南 91

在理论自信中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孙德海 107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与实际过程差异化探因

张西勇 118

党领导依法治国的推进路向与制度构建

邹庆国 134

探析党内关系异化的圈子文化之源

邹庆国 148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动因、架构及其路向

周浩集 162

从虚拟到现实：网络民主的起源考证与价值辨析

郭焕云 175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反腐思想述评

于学强 187

“腐败亚文化”与贪官们的“两面人生”

——三论“腐败亚文化”背景下的廉政文化之路

陈延庆 204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关系新解

李合亮 223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实践路径创新

季昌伟 李春璟 23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李合亮 高庆涛 246

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当代启示

孟宪霞 257

新时期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科学化的现实梗阻与逻辑进路

刘子平 吴伟伟 274

山东省利津县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积极探索

魏宪朝 张和森 李先军 285

审计下乡：村务监督体系的权力介入

——以淄川“政府直审村官模式”为例

孟宪良 291

新生代农民工社保体系建设

——以山东省为例

丁 璇 魏宪朝 305

中美“熊猫外交”历程及其角色分析

李德芳 313

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的永恒主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论纲》评介

李华锋 325

英国工党研究的新成果

——《英国工党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评介

刘子平 332

环境非政府组织研究的新成果

——《环境非政府组织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研究》评介

李华锋 334

刍议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认知与落实

——兼评《德才兼备用人标准实现机制研究》

吴芝君 336

斯大林研究的新维度与新探索

——《斯大林国家利益观研究》评介

刘姝媛 344

列宁的民族文化观及相关问题辨析^①

张祥云^②

摘 要：列宁在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民族问题尤其是俄国民族问题时，特别关注民族文化。针对以保护“民族文化”名义分化瓦解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思潮与纲领主张，列宁提出了“两种文化”的理论，并对民族文化自治、民族同化、语言特权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尽管列宁有关民族文化的具体思想是在当时背景下、针对特定问题而阐发的，但他关注文化的全球化与文化的民族性之间的关系时所持的立场与方法，对当前研究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关系问题，合理推进民族文化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方法论意义。

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文化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如何看待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如何保护、开发和传承民族文化，已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单就多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而言，如何在保护、繁荣各个民族文化的同时，形成统合国家的共同文化，也是各国执政者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下，100多年前社会主义运动中曾经流行、且被列宁着力驳斥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文化”思路又被重新提起。比如，俄罗斯民族理论界重新评价了“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并颁布了《民族文化自治法》；

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1JJD71005）、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重点项目“列宁多民族国家构建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2BKSJ01）的阶段性成果。

② 张祥云，山东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

用“民族文化自治”的思路与机制替代现行民族政策与制度的观点,也出现在我国有关民族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我们在关注和讨论这些问题时,重温一个世纪前列宁的相关论述或许是有益的。

1913—1914年间,列宁在《民族问题提纲》《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文化自治》《需要强制性国语吗?》《论民族自治权》《精致的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腐蚀》等著作中^①,曾用大量篇幅专门研究了民族文化及相关问题,阐释他的基本态度与看法。

一、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理论

列宁这一时期之所以如此关注“民族文化”,是与当时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俄国国内各种民族主义的甚嚣尘上密切相关的。

列宁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指出:“现在,关于民族,关于祖国,说的、议论的、叫喊的实在太多了!英国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大臣,法国无数‘先进的’政论家(他们实际上和反动的政论家毫无二致),俄国许许多多官方的、立宪民主党的和进步党的(直到某些民粹派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痞,都异口同声地赞美‘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赞美民族独立原则的伟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很广很深的思潮,这个思潮的根源同大国民族的地主资本家老爷们的利益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为了宣传有利于这些阶级的思想,每年要花费成千上万的金钱。”^②

^① 据粗略统计,列宁在1913—1914年间所写的《工人阶级和民族问题》《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民族问题提纲》《犹太学校的民族化》《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尼孔主教是怎样保护乌克兰人的?》《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的通报和决议》《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文化自治》《俄国学校中学生的民族成分》《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再论按民族分学校》《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治权》《需要强制性国语吗?》《关于奥地利和俄国的民族纲领的历史》《论民族自治权》《编辑部对老兵的〈民族问题和拉脱维亚的无产阶级〉一文的意见》《关于民族政策问题》《关于民族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精致的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腐蚀》《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等20余篇著作和致斯·格·邵武勉等人的信件中,曾用大量篇幅专门研究了民族文化及相关问题,从而表明了对民族文化的基本看法。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108页。

针对俄国的情况，列宁进一步指出：“俄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政府的政策，即得到资产阶级支持的地主的政策中，充斥着黑帮民族主义。……同时，其他民族（波兰族、犹太族、乌克兰族、格鲁吉亚族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也在抬头，竭力用民族斗争或争取民族文化的斗争使工人阶级脱离他们伟大的世界性任务。”^①他们“在最漂亮和最动听的借口下，例如在保护‘民族文化’利益、保护‘民族自决或独立’等等利益的借口下鼓吹分化瓦解无产阶级”^②。

可见，20 世纪初，以所谓保卫“祖国”、保护“民族文化”为借口，反对、分化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已成为一股重要社会思潮。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宁明确提出：“我们反对民族文化，因为它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口号之一。我们拥护彻底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文化。”^③

从这一时期列宁的相关论述来看，列宁所讲的“民族文化”，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当下的一般理解不同，列宁反对在“笼统的”“空洞的”“一般的”意义上来讲“民族文化”。

首先，列宁认为，“民族文化”具有复杂性的构成，笼统地提“民族文化”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容易模糊“阶级鸿沟”。列宁指出：“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如果不加区分、空洞地来谈“民族文化”，就是“反对揭露和阐明阶级鸿沟，把阶级鸿沟掩盖起来”，就是按照“资产者的整个利益要求散布对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13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人民出版社，第15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215页。

信仰”。为此，列宁强调：“我们要告诉一切民族的社会党人：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种是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还有一种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乌克兰同德国、法国、英国和犹太人等一样，也有这样两种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前一种‘文化’做斗争时，总是要把后一种文化区别开来。”^①

其次，列宁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高喊“民族文化”的口号实际上执行的是传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任务。在列宁看来，“民族文化”这一口号的含义，不取决于它的字面解释，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同世界各国各阶级的客观相互关系”。“当民族还没有分裂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民族文化的口号是可以作为号召向封建主义和教权主义做斗争的统一而完整的口号的。但是后来，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到处都白热化起来。‘统一的’民族分裂成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已经成了既成事实。”“资产阶级的（以及资产阶级—农奴主的）趋向是以‘民族文化’的口号做掩护的。黑帮和教权派以及一切民族的资产者，都在大俄罗斯的、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等等民族文化的幌子下，干反动肮脏的勾当。”而且，“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最喜欢谈‘民族文化’，强调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的差异，从而把不同民族的工人分开，用‘民族的口号’来愚弄他们”，以便贯彻反对无产阶级的意图。因此，“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现代的民族生活，如果把口号同阶级利益和阶级政策加以对照而不是同空洞的‘一般原则’、高调和空话加以对照，那么事实就是如此”^②。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列宁强调：“谁想为无产阶级服务，谁就应当联合各民族工人，不屈不挠地同‘自己的’和别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做斗争。谁拥护民族文化的口号，谁就只能与民族主义市侩为伍，而不能与马克思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25—126、134—13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26、10、124、247、124页。

者为伍。”^①

既然“民族文化”的口号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而且常常是黑帮—教权派的）骗局”，因此，列宁倡导“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②

列宁多次提到，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只包含每个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即每个民族文化中具有彻底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内容的那一部分”，“并不是把‘民族文化’（不论是哪一个民族集体的）全盘接受下来，而是只吸取每个民族文化中彻底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因素”。在列宁看来，这种文化由于国际资本的联合正在形成，“因为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这三方面的生活完全国际化”^③。“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正在创造而且正在日益发展各民族共同的（国际的）无产阶级文化。”它使一切民族在高度的社会主义团结中打成一片，而且“只有这样的文化，才标志着各民族之间完全的、真正的、真诚的平等，才标志着民族压迫不复存在和民主已经实现”^④。

针对列宁的上述主张，崩得分子李普曼认为，不具民族特征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工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状况及其发展不应当漠不关心，只有通过民族文化，才可能参加到所谓“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中去。^⑤

对此，列宁给予了明确的回击：“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不是非民族的。谁也没有否认过这一点。谁也没有宣布过什么既不是波兰的，也不是犹太的，更不是俄罗斯等的‘纯粹’文化”，我们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这个口号，“只是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27页。

② 在列宁的著作中也多次使用过“国际文化”“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国际）文化”“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文化”“无产阶级运动共同的文化”“各民族共同的（国际的）无产阶级文化”“各民族共同的（国际的）文化”“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等不同的提法。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215、332—333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61、11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25页。

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抽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绝对是为了对抗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特别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语言平等，不会否认用母语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进行论战、向‘本民族的’农民和小市民宣传反教权派的思想或反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必要性”。各民族的无产阶级“通过组织上最紧密的统一和打成一片，维护无产阶级运动共同的文化或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以绝对宽容的态度对待用何种语言进行宣传的问题和在这种宣传中如何照顾一些纯地方的或纯民族的特点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①

纵观这一时期列宁围绕民族文化问题所阐发的一系列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在批判“民族文化”口号时，并没有在地域形态上否认民族文化的存在，而是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统一的民族已经分裂成为对抗人群的普遍事实。“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的论断，是列宁在民族文化问题上对马克思、恩格斯“任何社会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的运用与诠释。而列宁对“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的倡导与期盼，则是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理论对民族文化发展趋势做出的一种合理的逻辑研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一般说来，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25—126、135页。

的阶级。”^①因此，列宁强调，在如何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上，“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崩得分子维护民族文化这一口号，“实际上充当了向工人传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人”。^②

二、列宁对“民族文化自治”的剖析与批判

列宁之所以特别关注民族文化问题，与“民族文化自治”有着直接的关系。列宁曾讲过：“‘民族文化’这个口号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意义重大，不仅是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的思想内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宣传，而且还因为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一整套纲领是以这个口号为依据的。”^③

“民族文化自治”是由奥地利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在1899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布隆代表大会上首先提出，后经奥托·鲍威尔、卡·伦纳等人著书立说而形成的一种民族政策主张。按照他们的思路，就是每个民族不论其成员居住在哪里，他们都将组成一个统一的得到国家承认的联盟，管理各种民族文化事业，其中主要是教育事业，而政治和立法权力则交由帝国议会统一管理。尽管这一纲领在奥地利从未真正实施过，但却受到一些人的推崇。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由奥地利作家杜撰出来的民族文化自治，“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自己都没有把它当真。但是俄国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各民族的一些市侩机会主义分子”^④，却都把它纳入了纲领。

对这种否认民族与地域、阶级和物质条件的联系，无视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经济权利，而将“文化”诉求置于首要甚至唯一地位的民族纲领，列宁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5—276、114—11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28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36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40页。

首先，列宁认为，以“民族文化自治”代替民族自决，不仅无视历史事实，也是对党纲的背叛。“如果我们要了解民族自决的意义，不是去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是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那就必然得出结论说：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①“在整个国际民主运动史上，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民族自决正是指的政治自决，即分离权，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1896年的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在重申已经确立的民主原则时（代表大会确立的原则当然不限于此），所指的也正是政治自决，而决不是什么‘文化’自决。”因此，“民主派如果不经常用俄罗斯语言向大俄罗斯的群众宣传政治上的而不是‘文化’上的民族‘自决’，他就不成其为民主派了（更不用说无产阶级的民主派了）”。^②

第二，列宁认为，全世界各先进国家的榜样表明，“只有建立全国性的彻底民主的设施，才可以保证各民族最和平最合乎人道地（不是野蛮地）共同生活，而不是人为地、有害地按民族来割裂教育事业”。“民族文化自治”是违背资本主义国家一切经济条件且在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未设立过的制度，是某些人的一种机会主义幻想。“他们对于建立彻底民主的制度感到绝望，而想在某些问题（‘文化’问题）上把每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人为地加以隔绝，以求摆脱资产阶级的民族纷争。”^③既然不能和睦相处，那就“在学校教育上用纯而又纯的彻底办法一劳永逸地把所有的民族隔开，分成‘民族集团’吧！——这就是产生糊涂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心理”。“文明人类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真正民族平等和彻底的民主制条件下，‘民族文化自治’是多余的；而不具备这些条件，‘民族文化自治’就是空想，宣传‘民族文化自治’就等于宣传精致的民族主义。”^④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人民出版社，第22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259—260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396、333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82、369—370页。

第三，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重大的阶级斗争首先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进行的，把教育部门从这个领域分出来，是一种荒谬的空想。因为“要学校（以及笼统的‘民族文化’）脱离经济和政治是不行的”，社会发展的现实表明“当发生任何真正严肃而深刻的政治问题时，人们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来进行组合的。使教育这一类事业‘不受国家管理’交给各个民族管理，恰恰是企图把社会生活的可以说是最高的意识形态领域同使各民族打成一片的经济分开，在意识形态这一领域中，对‘纯粹’民族文化的存在或教权主义和沙文主义在民族中的培植都是极为有利的”，这会“保持、加剧、加强‘纯粹的’教权主义和‘纯粹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①因此，“从国家手中接过教育事业，再按组成民族联盟的各个民族把教育事业划分开，从民主的观点看来，尤其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是有害的办法，这只会使民族的隔绝加深，而我们应当极力使各民族接近起来。这还会引起沙文主义的增长，而我们应当建立各民族工人最亲密的联盟，使他们协力进行反对各种各样的沙文主义、各种各样的民族特殊性、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的斗争”^②。

第四，列宁认为，“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换句话说：‘建立保障民族发展自由的机构’）计划或纲领，其实质就是按民族分学校”。从民主观点看，特别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来看，“在一国之内按民族分开办学是绝对有害的”。针对“犹太学校民族化方案”，列宁指出，方案“除了对犹太人的虐待和压迫以外，最有害的就是力图煽起民族主义情绪，使国内各民族彼此隔绝，使它们进一步疏远”。^③而在民族间存在不平等和发展水平不齐的情况下，“按民族分学校的做法实际上必然会使那些较落后的民族更加落后”。“一个对发达的资本主义最熟悉，阶级斗争的心理最强的城市工人，他从自己的整个生活中，甚至可能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这种心理，自然会考虑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38—13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人民出版社，第73—7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395—396页。

而且必然会考虑按民族分学校不仅是害人的花招，而且简直是资本家行骗蒙人的花招。鼓吹这种思想，尤其是按民族分国民学校，就会分裂、瓦解和削弱工人的队伍。”^① 列宁同时强调：“把用母语教学同‘以民族划线分割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混淆起来，同‘民族文化自治’混淆起来，同‘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的做法混淆起来，是绝顶无知的表现。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民主主义者）都没有否定用母语教学。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采纳过‘民族文化自治’的纲领。”^② 因此，只要不同的民族居住在一国之内，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经济生活使居住在一国家之内的各个民族结合在一起，那么，企图在‘文化’问题特别是在学校教育问题方面把这些民族一劳永逸地分开的做法就是荒谬和反动的”^③。

第五，列宁认为，“在某种‘公正’划定的范围内巩固民族主义，‘确立’民族主义，借助于专门的国家机关牢固而长期地隔离一切民族——这就是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基础和内容。这种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是彻头彻尾虚伪的。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④。“彻底民主主义的口号会把所有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先进的民主派（即那些不是要求隔绝，而是要求在一切事业上，其中包括在教育事业上把各民族的民主分子联合起来的人）融为一体，而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分裂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同各民族的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联在一起。”^⑤ 因此，“民族文化自治”是“在最漂亮和最动听的借口下，例如在保护‘民族文化’利益、保护‘民族自治或独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81—18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人民出版社，第15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80—181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38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334页。

立’等等利益的借口下鼓吹分化瓦解无产阶级”^①，是一种“最精致、最绝对、最彻底的民族主义”，因而也是“最有害的民族主义”。^②

总之，在列宁看来，“民族文化自治”是奥地利的机会主义分子杜撰出来的、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根本不存在的一种“绝妙的市侩思想和绝妙的民族主义思想”^③，它“根本违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国际主义”，“容易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会置整个国家的彻底民主改造的任务于不顾，从而无法保证民族间的和平。^④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实现民族和平的条件只能是：“建立彻底的民主共和国国家制度，保证一切民族和语言完全平等，取消强制性国语；保证为居民设立用本地语言授课的学校，宪法中还要加一条基本法律条款，宣布任何一个民族不得享有特权，不得侵犯少数民族的权利。与此同时，尤其必须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和完全民主的地方自治，并且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居民民族成分等的估计，确定地方自治地区和区域自治地区的区划。”^⑤

三、列宁关于民族语言平等的理论主张

任何民族文化总会通过特定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因而作为民族文化具体表现之一的民族语言常常与民族文化纠缠在一起。这一时期，列宁在论述民族文化问题时，围绕民族语言平等“强制性国语”等阐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首先，列宁认为，各民族语言平等是一项基本的民主要求，应得到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充分保障。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通过的党纲中就明确提出：“居民有权受到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的教育”，“每个公民都有在各种会议上讲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在一切地方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中，本民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人民出版社，第15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36、23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182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332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60—61页。